



片雲沛雨

氣節

文／泊

2009年屢次為了捍衛教會而被下入地牢的你寄給在巴黎冰天雪地下的我，歲末的最後一則簡訊：「逼迫太甚……，我們只能保住同靈不讓他們迷失，讓真道不要在剛果被塗抹。請不要在這時候放棄我們！請不要鬆掉你代禱的手！」我撕裂心腸，透過Skype和你一字一淚的輕唱那首一起在主面前澆奠過的歌曲：「我必定戰至死亡。」

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下午一點零四分，接到你的訊息：「親愛的傳道，請為我們禱告。我太太驚嚇過度，暈倒了。因為剛才有人來我家說『上校』帶著軍隊來抓我。她一聽見就暈倒過去，跌在地上。目前正在急救中。」晚上九點三十分：「我太太正在復原中。非常的虛弱，非常的疲倦。」十三日，安息日。早上十點七分，Paul傳來簡訊；「親愛的楊，惡者正帶著軍隊來侵佔教會土地，用石頭打傷我們四人。」下午兩點五十二分，你寫道：「請為我們禱告。『上校』帶軍隊要在Ndosho教會四圍立起圍牆，弟兄姊妹起來反抗。軍隊扔石頭，傷了四人。」十四日，星期日。早上九點零二分，你通知我：「Paul、一負責人、一詩班成員、一姊妹被抓去關了。」

信息接二連三的傳過來，將在巴黎寒天下的我拉回到戰火中的你們身邊。十二日整個下午及晚上，你太太的身影一直映在我眼前：我們去時她又驚又喜又唱又跳又笑的大叫、還有在油燈下特別為我準備的那盤甜酸白菜，以及你女兒底波拉誤喝鹽酸，失聲，在我離開後不久過世在手術台上的情景。她，總像磐石一樣的昂然，並且親手工作維持家計，讓你無後顧之憂的為主勇往直前。如今一位這樣堅強的姊妹竟然一聽「來人了！」就暈了過去，我猜想，一年來你一定向我隱瞞了這場爭戰所帶給你家庭的動盪和她內心因你幾次入爛泥牢房被鞭打成傷所承受的壓力。安息日，我心痛如絞。為了保護那片由人看來只不過是三千五百美金的土地，你們竟然以身體去抵擋飛過來的石塊。我哽咽著領會，思考著要趕緊發「放棄吧！」的信息給你們。但這幾個字一直無法鍵入手機，因為我知道你們若真以為我真是這樣主張，心靈的錯愕與割裂將百倍於被石頭的甩傷。

人總以為尋得「平安無事」才是智慧與恩典，於是無論爭戰來自內、外，一律高舉「和睦親愛」，無法明白事實上「視死如歸」的浩然，更能帶給與罪惡相爭到流血地步的人平靜與安詳（來十二4）。人也很難明白為什麼有人願意為了屬天的因素，看淡物質和割捨親情，走入火窯，忍受地獄般的折磨？

2月25日，一位一年通不到一封信的姊妹，突然來信說她久見不到為剛果代禱的消息，反而無緣由的記掛起來。問我好嗎？我落下淚花。久遠以前頂天立地，撼動山河，讓對手肅然起敬的「氣節」，在今日載歌載舞的風潮下，到底還有沒有它的價值與位置？

諾！聽過嗎？這首歌：「天上神子親臨戰場，祂已勝過死權，血幟高舉遙遙在望，誰堪列其陣行？為道受難，不屈不撓，不畏暴君刀斧，氣節凜然，視死如歸。誰能繼其步武？」（讚美詩105）

